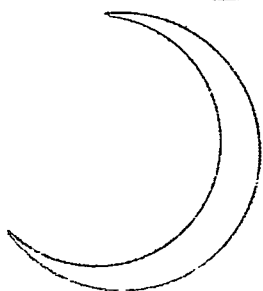


孤王

編 蘭林



行印局書新北

四之集話童問民

王 瓜

編 蘭 林

海 上
行 印 局 書 新 北
1930

目次

雨仙爹的故事·····	一
馬臘梅脫甲·····	一〇
屋漏的故事·····	一四
神仙樹·····	一八
吹簫者的奇遇·····	二一
受氣筒·····	二四
金萬兩·····	二八
瓜王·····	三四
羣妖精救老太太的故事·····	三八

蝦蟆兒·····	四一
不見黃河心不死·····	五〇
老天娘的故事·····	五九
王大傻的故事·····	六二
醬魚店·····	八七
鹿的故事·····	九三
小貨郎·····	九八
老婆婆與獼猴·····	一一一

民間童話集（四）

雨仙爹的故事

鄧玄珠

雨仙爹生出世，沒有多久，父母就相繼逝世了：只靠着他兄嫂耕田過活。

他小的時候，已有了法術；並且是個很頑皮的孩子。

有一天，和他的小同伴牽牛到郊外的墓地去吃草，這些小同伴之中，有一個不曉得甚麼事故撞着他；所以雨仙爹很想嚇他一下，就到墓前拾了一個蚶殼錢（即蚶殼），輕輕地蓋在他同伴的牛背上，忽地那牛就不見了。

一會兒，那個同伴要牽牛去溪邊喝水，那里有牛兒，墓前墓後總

尋不着，心裏不免疑心到雨仙爹身上來，以爲雨仙爹牽到旁的地方藏了起來，回頭向雨仙爹討牛，雨仙爹那里肯承認。後經公正人調解，那同伴向雨仙爹行一跪拜禮，然後雨仙爹才把那蚶殼錢拾開，牛兒依然如舊在吃草，大家見了都覺駭異。

雨仙爹還有一樁怪習慣，好吃人家的飯鉢頭（煮熟了飯首先吃之謂），有一天，田畝中的稻正成熟，哥哥雇了多人相幫刈稻，刈了一擔擔挑來屋前面的壙場晒乾，午飯時候，哥哥同些雇人都要進去吃飯，叫雨仙爹在外面看穀。雨仙爹恐午飯的飯鉢頭吃不着，急將頭戴的小竹笠，拿在手，向天空裏扇了幾下，霎時間，遍空烏雲，大雨如注。哥哥和那些雇人，不及吃飯，出來忙着收穀，雨仙爹閃在一旁，溜到裏面去吃飯鉢頭。雨下得太大了，穀收沒有一半，一部分却被雨

水刮下溪裏去，他哥哥非常懊惱；碰巧，雨仙爹在裏面吃飽了飯出來，從容地剔他的牙屎，惹得他哥哥怒從心起，大罵一頓，爲的是他逃懶沒有來相幫。

雨仙爹說：『不要忙！還你的穀一粒不少來。』他便叫人到溪邊的溝嘴口，把密筍撈將起來，呀！果然刮去的穀，一粒不曾少。

一次，他哥哥不在家，家裏煮飯的燃料正完，嫂嫂叫他上山去取山草，他滿口答應，第二天清早，嫂嫂和他預備好一枝尖擔（挑東西的橫兩端尖的），兩條麻索，一個飯包（以布裹飯，山上充飢）雨仙爹捐了擔索和人家同上山來。

到了山上，大家忙着刈草，但他却不，揀個大青石頭，解裹飯來吃。吃飽了放下身子睡覺，看看太陽快要下山了，大家已都挑着山草

回家，看見雨仙爹正在做夢，喊他起來，警告他快些去取山草，趕緊回家，才免得嫂嫂的一頓打罵。但是雨仙爹醒了並不去取山草，却去山下撥了一地黏土，做了幾十個小泥人，肩上各挑着一担山草，大家剛回到家，他也引着幾十個人挑山草在後面來。

有一次，也是因爲沒有燃料，嫂嫂對他說：『燃料完了，你應快去取些柴草來，不然，好燒你脛骨？』雨仙爹說：『好！要燒我脛骨來也！』說了一面將右腳伸到灶裏去，但見家中的桌腳椅腳都燒着。

再一次，也是因爲燃料的事，給他嫂嫂纏得沒法子，便對她說：『你可站在粉牆內面，我到外邊，將稻一束束擲過來，你在裏面接，切勿和我問話，』他嫂嫂也就答應了。

雨仙爹在粉牆外，撮了幾條稻稿，分爲無數小段，每小段稻稿

擲過牆來，即成一大束稻草。他嫂嫂在內面接了一會，很覺疲乏，有點不能支持了，問道：『草完了沒有。』呀！給她一問，牆外的草已再不會過牆來了。

雨仙爺年事稍長，當然要幫他哥哥的忙，弟兄兩個時常挑米去城中糶。一次，早飯好了，哥哥怕他落後，趕不着人家，所以催促他挑米先行，他說：『你儘管先跑，無論如何，我總要先哥哥到城的。』

日將晌午時候，他哥哥看看還在遠遠的地方，挑着米，一步步捱近城來，汗息不止。但雨仙爺已在城中坐候了好久了。

一次，挑米到半途，看見一個農人在田裏插秧，雨仙爺有意揶揄他，便對他說：『你這一間屋地大小的田，我挑米到城回來，你還是插不了。』那農人笑說：『那有的事，轉瞬間就可插好的。』雨仙爺

說：『你可信嗎？』農人說：『不信。』雨仙爺當那農人不注意，將腳底下的草鞋，脫了一隻，丟在田角裏，然後才挑米望城中去。

這里那農人正在笑雨仙爺這樣說話，要一口氣將田插盡；不道背後的田角裏，忽然嘩撲的響，一尾十來斤的大草魚在亂撞亂鑽，那農人見了，舍了插田，過來捉魚，誰想人一近邊，魚已不見動靜，等他轉身彎着背插秧，魚又顯現在跳，他又過來捉，這樣惹的他無心插田。

下午雨仙爺回來，見田仍未插完，便道：『我的話信了嗎？』然後偷偷地將田角裏的草鞋吊了起來，田裏霎時寂靜，那農人才得安然插好了田。

這下面是雨仙爺最後的一段故事，這一次也是因為挑米上城的。

那時四方亢旱，全縣人民很是憂怨。一天，縣老爺齋戒沐浴，虔誠地，搭個高高的檯，在空中求雨，全縣人民到得異常擁擠。雨仙爺也趁着去看，不知怎地，指着縣老爺罵道：『這猪官狗官，那里求得雨，假如我求，到了午時三刻，要他一陣傾盆大雨。』

誰知這話就有人報告縣老爺，立地派人拿下，將他擁到檯上，壇下滿堆着乾柴，準備午時三刻沒雨，好待放火燒。

一刻，雨仙爺在壇上，大家看午時三刻到了，還沒有雨，壇下的人正待放火燒他。只見雨仙爺不慌不忙，手拿個小笠兒，望空扇了三下，頓時天脚密雲四起，大雨傾瀉而下。

甘雨下足了，雨仙爺飛身下壇要走，縣老爺見了緊緊追來，這是因他求雨有功，急要封他，雨仙爺以為是要殺他；一直跑到山脚，已

是走頭無路了；不道那里有一株多年大樟樹，雨仙爺到那里，側身閃入樟樹裏，只餘指甲和頭髮遺脫在外邊。縣老爺追到那里，見了異樣惋惜，所以封他「雨仙爺」。

後來，里人不忘他的功德，把樟樹砍將下來，刻爲雨仙爺像，那些指甲頭髮也都附麗在木像上。聽說雨仙爺的木像現在他的故鄉登岡山，靈驗非常。

附：雨仙爹的故事很多，我們生長潮梅的人，誰都可知道一點。除現在所錄的，怕還有不少遺漏。雨仙爹因有確鑿的遺跡（登岡山有雨仙爹手疊的小石塔）助增他故事的流傳力不少，不似那些荒渺無稽之容易湮滅。怪有趣的，我們潮州府志裏面也有一段關於雨仙爺的話，錄下：『孫道者（即雨仙爺）揭陽桃山都人，乾道九年，生父早喪，育於兄。九歲時，嫂晒穀命雞。道者謂嫂曰：「雨且至。」嫂嘗曰：

「烈日安得有雨。」道者以竿揮之，雨大至。嘗牧牛，以竹枝插而圍之，牛不敢逸。年十二同兄至郡城，時值大旱，官民集諸法師屢禱弗應，道者潛謂兄曰：「禱雨不難，何官吏之庸庸也。」語漸達左右，長吏怒而繫之，詰曰：「若能禱雨乎？」應曰：「能。」長吏曰：「禱弗應，卽畀之火。」道者登台拜五方畢，不假符咒，第以箆向空招之，須臾，片雲勃起，四邊盡黑，雨下如注，……………年十三，忽昇樹巔，雷雨大作，見道者冉冉騰雲而上……………」

馬臘梅脫甲

馬臘梅自幼沒了父母，受哥嫂養育。她的容貌很醜：小黃臉上滿散着黑大麻子，頭頂罩着禿瘡痂，栽了幾根稀疏黃髮，就束籠不來，束着散了，直是亂蓬蓬的，好像亂插草，至于身子到腳底板和頭是致的。

一天，她嫂給她梳頭髮，笑道：『幾根黃毛翼，這將來怎樣嫁出！』

『嫁時，踏着你上馬！』

『看你那樣子吧！』

她嫂子叫她每日裏不是放豬，便是放牛，但她很淘氣的，常常損

壞人家的田禾及樹木。她嫂子受人家的責罵多了，才想出個辦法，來難爲她。那就是每出外牧放，還得帶些棉花去紡。

她帶棉花往野間去，把這樹上掛點，那樹上掛點。滿枝頭好像出白髮白鬚似的，她却依然玩耍作害；或坐在樹枝上，手攀着，腳懸着，上下搖晃，並唱道：

「桑葉黃，

柳葉長，

我給朝廷當娘娘。」

到了天晚歸家時，所掛的棉花都變作線了。

人家還說她作害，她嫂子以爲她仍有暇去玩，就將棉花增加了些。越增越多，無論多少，天晚是要成線的。然而她消閒，作害，與

前一樣。

朝廷下的軍師算着娘娘早就去世了；於是遣派使臣到各處調查，使者訪到馬臘梅門前了。那時正當日午，房上兩端忽然有兩隻雄雞，伸長頸兒喔喔啼叫。使者一見，心機猛醒，就一擁進去，跪倒在地，口呼「皇后」不止，她的哥嫂嚇得魂飛了，說家裏祇有個黃毛丫頭，那裏有皇后。使者無論怎樣非要把馬臘梅請上輦去不可，哥嫂也沒辦法；她呢，慷慨應允了。

她那樣醜陋不堪，嫂子也得給她梳洗梳洗，像個樣子。又想想妹子要出閣去了，無論平日怎樣不叫她吃飽飯，不給她修飾身首，但牧豬放年也算很幸苦的，於是向她道：

「你吃什麼飯？眼看就要到時候了。」

『給我煮些米湯吧！』

『你還是不知大小，眼看到起身，不怕那稀水嗎？』

『喝米湯的！喝米湯的！』

她嫂子氣得肚裏骨骨響，又好笑她不知世故，祇得從她這向來沒要求過的，最後的要來，就煮了一鍋米湯。馬臘梅一氣把一鍋喝完了，口含着一包米花。

她上馬去，到了馬前，米花吐了一地，變成金珠子，在地上亂滾。嫂子一瞥着，俯身就去搶拾，她趁勢踏往她的背上；「花拉」一響，禿瘡，麻子，破衣，襠褲，脫離身軀，換成了個烏髮艷容，服飾輝皇的絕代美人，前呼後擁，揚長而去了。

屋漏的故事

忠一述

從前有一個農夫，同他的女兒三姐度日。

一天他牽着他的小驢——他最得意的小驢，到山上去吃草，被小賊看見了，小賊不覺喜形于色，心中自忖道：『我若偷到這匹可意的小走驢，那够多麼方便呢！今天晚上去把牠盜來，我就再也不用愁行走的苦勞了。……』恰巧牠（他的小驢）又被老虎看上了，老虎見牠長得周正伶俐，就聯想到牠的香甜的肉味，但礙于牠的主人，所以決定在晚間去吃牠。

烏雲布滿了天空，遮住閃閃的星光，把大地變成漆黑，絲絲的細雨隨風成了銳角拍拍的亂洒窗戶，小賊從挖的窟窿裏鑽進驢欄，才

欲牽驢出走時，老農夫出戶收拾零什器具，所以只得匿到屋角，以待人靜，這時老虎也到驢欄中，但以有人的聲息，也未敢大嚙。

『還有什麼東西怕濕（食）呢？』農夫問三姐。

『院南邊的燎壺（老虎）不怕嗎？』三姐帶問的問答。

『不怕燎壺（老虎），就怕雨大屋漏了！』農夫說。

老虎聽得『不怕老虎，就怕屋漏』，嚇得提心跳膽，滿身殼簌起來，牠不知屋漏多樣凶惡，多樣利害呢！

小賊乘農夫歸臥，跨上驢背，那料錯騎老虎，虎以為來了適才農夫所說的屋漏，駭極，奔往深山。

小賊知道自己錯騎了老虎，心中不覺害怕起來，乃乘勢跳下，扒在一棵古茂的松樹上。

老虎正在狂奔的時候，遇着一隻猿猴。

『虎大哥！』猴驚異的說：『怎麼這樣的沒命的飛奔呢！？』

『咳！』虎略一定神急喘着說：『猴弟！差，差不多叫屋漏傷了命，幸，幸我，我跑得快——』

『什麼？屋漏？』

『啊！屋漏！』

『那來的屋漏，我就沒有聽見過。別胡說啦，那來的屋漏，從來沒有聽見這個名兒！』

『實在！不信，我領你去瞧一瞧。』

『好，我去看看。』猴子爲驚異所驅使，要去看看。但因老虎的恐嚇，心中也有幾分害怕。於是找到一條繩子，一頭繫在猴子腿

上，一端栓在虎的脖間。相約猴子搖頭的時候，老虎就曳着猴子跑，預備着勿遭屋漏的毒手。

老虎領着猴子隨原路而回。不一回走到小賊攀援的松下。猴子見樹上原來是人，就緣幹直上，小賊見猴勢來得凶猛，嚇得魂不附體，直急得薄屎亂冒。那薄屎落到猴頭上，把猴子的眼睛迷糊得一點也不見。牠忙中忘約，就把頭搖了兩搖，虎見搖頭，急忙奔跑。經了些深壑巨巖，虎憊乏了，才往下一看，只曳着一條鮮血淋漓有皮沒毛的腿。於是虎乃驚服而嘆曰：

『屋漏到底利害！跑得這樣快還把猴身折下了呢！』

神仙樹

劉風梧

神仙樹是一株老棟樹，在澠水城內東北隅的護城堤的斜坡下，此樹現在已要枯死了。

小時常聽說關於此樹的故事，現在還能記得，所以把牠寫出來。

有一個人從江南某大埠歸來，替他的同鄉某老翁帶封信回來。那老翁是在那兒開一昇大商店，老翁請那人將信送到城內東北隅的一株樹下，並教他繞着樹左轉三轉，右轉三轉，隨後就喊「接信哪」，就有人來接了。

那人到家後，就把信送去，到城東北隅護城堤邊一看祇有一株老棟樹長在堤坡上，樹下面就是路，路旁就是內湖。他就照着那老翁的話：左轉三轉，右轉三轉，隨後就喊「接信哪」，果然，一轉眼間，

在他的前面忽現出一片樓房來。他很覺詫異，俄而大門開開，走出一個人來，將信接了，並邀他到家裏吃飯，吃飯後，他要走了，主人送他一碗大麥。他出了門回頭一看，什麼都沒有，祇有一株老樹。他好像做夢似的向家裏走着，他想起了人家送他的一碗大麥。他說『大麥有什麼用？誰家沒有？』於是他走一路撒一路，待到家已被他撒得還餘十幾粒。他再仔細一看，全是金的。他懊悔得很，又回來找，在路上遇見了一個人，手內拾得很多，他就向那人討。那人說，『可以給你的，但是你要告訴我，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。』他將他經過的一切情形告訴那人，那人說，『來，來，跟我來！』他就跟那人到他家裏，那人將他左手寫個閃字，右手寫個雷字。那人說：『你再如先前一樣去喊接信，你看見了人，你先把左手舉起來一張，再把右手舉起來』

一張，隨後你再到我這兒來拿金大麥。」他聽那人的話，就去了。

原來那人姓周名一清，是有名的神筆手。他有一枝筆，寫什麼就是什麼，畫什麼就是什麼，所以人皆叫他爲活神仙，叫他的筆爲神筆。

他去了，如先前一樣，遇見了那人。他把左手舉起一張，一道紫閃，又把右手舉起一張，一聲鏘鏘響雷，他再定神一看，什麼也沒有了，祇是樹的外面有點受傷。

他將要回頭走，而周一清已到了，說道，「未中！未中！可惜走了！他問他什麼道理。他說，『這定是什麼妖怪成了精，可惜被他跑了！』」

這事發生了以後，人皆叫那株棟樹爲神仙樹。

吹簫者的奇遇

葉鏡銘

有一對老夫婦，生了一個兒子很不肖，終日以吹簫爲樂，別的一些不肯做。他父親頗不以爲然。起初倒還忍耐着，後來實在忍不住，對他說：

『不要再吹了！聽見沒有？如果你不聽，我要叫人把你拖出去溺死的呢！』

他好像沒有聽見似的，仍只管吹。他父親終於叫人把他連簫一併袋在一隻袋內拋到海裏去了。

他被拋到海裏，却不曾沈下海底去，浮到另一個海邊，爬起了岸，就坐在岸上，又吹起簫來。他吹得非常動人，海龍王也聽見了，就

差「蝦兵蟹將」上岸來請了他到龍宮去吹給龍王聽。他去了，龍王很贊美他，就把自己的女兒給他做了老婆，很快活的住在龍宮。

過了三年，他同龍公主的緣分已滿，就回家來了。龍王送了他一塊石頭，叫他要什麼東西，只消將他打一下，說一聲要什麼，那東西就會有的。他到了家，天已黑，他家的門關了。當他叫開門時，他母親以爲是他的鬼魂，嚇得瑟瑟縮縮抖個不住。他提高了嗓子叫喚，他母親只是不答。好容易他把一切經過說明了，她才疑信參半的來開了門。她已苦得不堪，他父親也去世了。他們倆就相對哭泣了一場。於是他拿出石頭來，問他要了許多東西，家裏立刻變得很像樣了。

他們的鄰舍都奇怪極了：他不是死了嗎？他家不是很窮了嗎？現在何以他忽然復活，家裏也好了呢？都跑來詢問，及知是石頭變來

的，就向他借了去，但他們不曉得使用法，只是問他要而不敲，或敲而不說，所以結果什麼也沒有！他們氣憤極了，說道：

『這完全是他們謊我們！你想一塊石頭，是否有這麼大的本領呢？』說罷，把石頭向地下一拋，說：

『我們不要你了！』這麼一來，石頭居然不見了。他們這才曉得了使用的方法，但是已經遲了。

受氣筒

倭兒是個最容易發脾氣的兒子，他動不動就要和人家鬧架；因此不但使他的父母常要淘氣，自己常要受虧，而且人家也都怕他，討厭他，不敢和他親近。因為他和明朝時候的倭寇一般，所以都叫他做倭兒。

他也知道倭兒這個名字，很是不雅；并且也感到人家不和他親近的寂寞。

一個快樂的春天，整堆的花兒，正向着融和的陽光低語，成羣的鳥兒，正在嫩綠的林子裏唱歌，結隊的蜂蝶，正在花間跳舞；只有倭兒獨自一人，孤孤零零地在青草地上徘徊。他真感到淒涼極了，幾乎

要掉下淚來。這時候，忽然，有一個小仙人來到倭兒的面前，真使他喜出望外。他便握着小仙人的手說：『小朋友！請你告訴我！人家爲什麼要用不雅的名字來叫我倭兒？并且不肯和我一塊兒玩？』小仙人說：『這自然是由於你的脾氣太壞，動不動要和人家鬧架的緣故。你若能把你的壞脾氣改了，那人家就不會叫倭兒，并且也會和你一塊兒玩了』。說罷，小仙人又不見了。不消說，他又由失望而寂寞。

從此，他便下了一個改壞脾氣的決心，只恐不能常常記住，所以就掛了一個竹筒在胸前，取名做「受氣筒」；意思是把一切壞脾氣都裝進筒裏去，省得和人家鬧脾氣。

一天，他正往學校去時，小仙人又到他的面前來了。小仙人一見了他胸前掛着的竹筒，便問道：『你胸前掛着的是什麼？』倭兒說：

「是受氣筒。」他倆便並着肩很親愛地走着，走了幾步，小仙人又問道：「你胸前掛着的是什麼？」倭兒說：「是受氣筒。」走了幾步，小仙人又問道：「你胸前掛着的是什麼？」倭兒似乎不耐煩的說：「是受氣筒！」聲音說的很響。再走幾步，小仙人又問道：「你胸前掛着的是什麼？」倭兒真不耐煩了，便罵道：「你這討厭的東西，和你說了幾次的受氣筒，還要問什麼？」小仙人笑着說：「倭兒！你這筒是幹什麼用的？」至此，倭兒才知自己又發壞脾氣了，便向小仙人謝罪。小仙人說：「你要改壞脾氣，須從心裏去改，竹筒是要被氣裝滿的。」倭兒受了小仙人的教訓，就解去竹筒，切切實實地從心裏去改。

後來，果然人家都很歡喜和倭兒做伴，也沒人再叫他倭兒，都叫

他愛兒子了；因爲他已把壞脾氣改掉，成一個使人親愛的兒子了。

金萬兩

他初出娘胎的時候，家中還有萬兩家財，所以他的爸爸便替他取名金萬兩。

他的性情非常慈善，自少就很愛做救苦救難的事情。不料竟因用途多，出息少，不上廿年工夫，家中的萬兩家財，已用個精光了。到他二十歲的時候，父母都已亡過，家境也窮到衣食爲難的田地。只是他雖窮得不堪，而做人仍舊是廉潔得很；人家的東西，莫說是偷取一點，便是無緣無故地送給，他也都謝而不受。

他的村裏有一個富翁，很愛他做人的廉潔，可憐他家境的窮苦，屢次想救濟他一點；可又怕他不肯收受。有一次，富翁在暗夜裏從金

萬兩的窗門拋進四隻銀的元寶，元寶上寫了一行字道：「窮人無外財不富。」金萬兩正在暗淡的燈光下做夜工，他拾起一看，便在銀元寶上寫了句：「外財不富命窮人。」依舊從窗門拋了出去。

不過此時，金萬兩的心裏常有一個疑問，就是他自出世以來，從沒有濫用過一些金錢，也勿曾行過一件惡事，怎麼竟會窮困到這步田地？

一天，他聽得有人說起：南海（一）地方有個活觀音，能知道人生的過去，現在，將來之事。他便打定主張，要到南海去問問活觀音，以解決他心頭的疑問。

他往南海去時，走到一道溪邊，覺得水流很急，渡不過去。正在焦急的時候，忽聽山上有聲音喚道：「萬兩哥哥！你是往南海去麼？」

請替我問問活觀音：怎麼我好好地修了一千多年，還不能成龍呢？」
萬兩回頭向山上一看，只見有一條柱子樣大的蛇，高高地掛在巖石頂上，不覺嚇了一跳；忙說：『可以可以；只是我今天渡不過這道溪去，怎麼辦呢？』蛇說：『不妨不妨，讓我下來載你過去。』蛇一下山，他便騎在蛇的背上，安安穩穩地渡過溪了。

他謝過了蛇就走，走進一爿飯店去吃午飯時，和店主人閒談了一回。店主人知道萬兩到南海去，便也請他代問一樁事情；店主人道：『我有一個女兒，人品也不差，做事亦聰明，可是如今已長到二十歲了，還不能說話，不知是什麼緣故？勞你替我問一問活觀音！』他也便答應了。

這天晚上，他借宿在一個富翁家裏；這富翁家原築有一個花園，

園中的花草已養了二十年了，可從沒有開過一朵花。富翁知道萬兩是到南海去，便也請他代問一問活觀音，究竟是什麼緣故。他也就答應了。

本來問南海的活觀音，是有一定的規矩，就是每人只準問起三件事情，不能多問；多問便不回答。萬兩在答應富翁之後，才想到這個「問三不問四」的規矩。他想，他已答應了溪邊的蛇，飯店的女兒，富翁的花園三件事了；去呢，豈不是空跑一趟？不去呢，又不免失信於人；去而不替他們問呢，於良心上又過意不去；這真是使他進退兩難的問題。

後來經過他一夜的思量，依舊決定要去。他自己對自己說：「我既然答應了人家，就不該失信；雖然自己空跑一趟，得不到益處，而

替人家解決了三個疑問，也是一場快心的事情。」

他到南海一見了活觀音，第一件，便問起溪邊修了一千年的大蛇，不能成龍的原因。活觀音說：「因爲大蛇頭上有七顆明珠，太多了；把牠除去六顆，就可成龍。」第二件，問起飯店主人的女兒，二十歲了還不能說話的原因。活觀音說：「這女兒是要見夫開口的；要是她一見到她的丈夫，自然就會說話的。」第三件，問起富翁的花園中之花草，養了二十年還不開花的原因。活觀音說：「這因爲他的園中埋着七大缸銀，七大缸金，金銀太多了；將牠除去一半，就會開花。」

他問得之後，先回到富翁家去報告；富翁就將園中所埋的金銀中之一半送給萬兩，做他的酬勞費。次回到飯店中去報告；他剛走到門

口，店主人的女兒已在窗上高叫道：「啲！萬兩哥哥！你回來了，活觀音怎麼說呀？」店主人就把女兒嫁給萬兩。再回到溪邊，向大蛇報告，大蛇也就將六顆明珠送給萬兩做路費。

從此，金萬兩依舊有萬兩家財了。

（註一）南海，即浙江的普陀山；是佛教的三聖地——蜀之峨嵋山，晉之五台山。

一之一。如今去拜佛的，還是多得很。

瓜王

有兩兄弟分家，哥哥黑着良心，把好的田地都分給自己，把一些不好的山田山地分給弟弟。弟弟因爲年紀少，不懂什麼事，所以一槩憑哥哥分配。

弟弟既然分得些山田山地，當然種不得稻子，就種了一些北瓜。誰料北瓜還未成熟，早被山中的猴子摘去吃了，竟一個也不能收得。他恨極了，要想個法兒去趕掉這些偷瓜的猴子，使牠們永遠不敢再來。

他一連想了好幾夜，好容易被他想出一個巧妙的法兒。他便拿了一把菜刀，一面小鑼，將身子裝在一隻布袋裏面，再把這布袋掛在瓜

棚底下。他想：等到猴子來偷瓜時，便把鑼兒打起，嚇得牠們死去活來，逃到遠的地方去。要是不逃，就拿菜刀割開布袋，跳下地來，將猴子一個個地殺，殺得牠們屁也不留，也總可以除去這班可惡的東西了。

不料，他掛在布袋中等了好久，也不見猴子們來。夜深了。他也等得倦了，就不知不覺中睡熟了，他一睡熟，猴子們却又來了。牠們一看到瓜綑下掛着的布袋，都驚喜的了不得，以爲是一個很大的瓜。牠們都說，像这么大的瓜，從不曾見到過，這大概是個「瓜王」了。於是猴子們就將「瓜王」摘了下來，抬了回去。在抬去的路中，他從睡夢中驚醒轉來，自布袋的小孔中向外面一看，只見暗淡的月光中，有十多個猴子抬着他走。他好不驚駭，竟致捏在手中的鑼也不敢打

了，只有聽他們抬去。

抬進一個岩洞的時候，天色已有點亮了。猴子們將他放在一塊平而又高的石上——他想：這大約是猴子們的大餐桌；因為這塊石的四周還有一方一方的小石塊放着，可以做他們的凳子。——放下之後，十多個猴子都跪在他的面前拜着——，他想：這定是猴子吃瓜的一種禮節——趁猴子拜跪下的機會，他便拚命地將鑼兒打起，「噹噹噹……」一陣鑼聲響着，嚇得猴子們都向洞外逃散了。

他鑽出布袋，向四面一看，覺得洞中不但有許多的瓜黑堆着，還有不少金銀珠玉藏着。他高興極了，便用布袋裝了一大袋回家。從此他就成爲富翁了。

他的哥哥聽得了這個消息，心裏非常羨慕，便要求和弟弟交換田

地，弟弟自然答應了他。他換了山田山地，也和弟弟一樣去做。可是當猴子們將他抬到一座橋上時，他的大小便已急得不能耐了，只得洩了出來。屎尿從袋中流出，落在猴子手上臉上，猴子一聞到了臭氣，便說：「噢！糟了，這個「瓜王」已經爛了，不好吃了。只聽「東！東！」的一聲，拋下水中去了。

羣妖精救老太太的故事

一個老太太獨自過日子。一天夜裏忽然來了個老虎，要吃她。她很悲傷的哀求道：『請你可憐我！讓我吃頓餃子，三天以後再來吃我吧！』老虎依允了。

到了第三天，吃過餃子，單等老虎來吃，非常恐怕憂愁的。到晚上，正在獨坐啼哭，聽着外面呼呼風嚮，以爲老虎來吃她。但不是老虎，却是個蠍子精。蠍子精看着老太太啼哭，便問道：『老太太！你爲甚麼啼哭？』老太太向他說了。他說，『不礙事，我救你。』隨藏在席角裏。

不久又來了爆竹精，也問老太太爲甚麼啼哭，她向他說了。牠也

說救她，隨藏在竈火坑裏。

接着又來了西瓜皮精，轆軸精，（二）鐵錘精，紡車精，蛤蟆精等全可憐她，願意救她。西瓜皮精藏在台階下，轆軸精藏在房簷上，鐵錘精藏在門後，紡車精藏在炕頭，蛤蟆精藏在牆下。

不多一會，老虎乘着風呼呼來到，見屋裏沒有點燈，問道：『老太太怎麼不點燈。』老太太說，『我害怕，所以沒點燈，席角有取燈（二）請你自己點吧。』老虎依言往席角裏去摸，不料那裏藏着蠍子精，將老虎狠命螫了一下。老虎負痛又往竈火炕裏去點，爆竹精砰然一聲將老虎眼給崩瞎了。老虎痛極，忙往外跑，不堤防一脚踏在西瓜皮精身上，撲通栽倒在地下。這時房簷上的轆軸精急溜滾溜掉下來，正掉在老虎背脊上，老虎欲起不得，隨後藏在門後的鐵錘精忙跑向

老虎身上亂樵，紡車精在炕頭說：「絡！絡！絡！抓着老虎別（三）放鬆！」給蟆精在牆下喝叫道：「瓜！瓜！再打兩下！」

老虎被打死，老太太得救了。

註一 轆軸，用石作輪，形如汽礮而小，農人用以碾場。

二 取燈，未有火柴前之一種火種，用碎麻頭蘸硫黃。

三 別，同漠。

蝦蟆兒

一

吳絕戶今年五十九歲了，他常對人說：「他娘的！一生燒三千多把子香，終免不了被人家叫『絕戶』（一）！」所以他非常氣憤，有時竟沒好氣的罵他的女人。他想：她雖然比我小十歲，但也有了白頭髮了；再過幾年，喫咧穿咧，有點兒症候咧，將怎麼辦呢？買個孩子吧？太小了難養育；大了又怕養不熟。過繼個吧？那裏有吃緊的親屬呢？……

這天是清明節，只爲着祭掃用的一掛紙錢，吳絕戶又同他女人吵了好一回。已經吵罷了，他還重覆着他女人方說的話來批評：「哼！

說別人家咧！難道敢和人家兒女一大羣的比嗎！」女人聽了這話，反倒把方才所受的冤屈忘了，只怨自己沒有生孩子的本領。她到了墳上，慟慟地哭了一場。將回家時又跪下默默地說：——這時正有個蝦蟆從她面前跳過。——

「天呵！求你賜給俺箇——唉，即便是箇蝦蟆似的孩兒，俺也甘心！」

她這樣說時，心裏便覺得很平安了；從此她每晚要睡時必跪在炕上照前說一遍。

不久，她果然生了一個很大的蝦蟆——渾身都和平常的蝦蟆一樣，只是很大很大的。

吳絕戶嫌牠難看，用木掀托着牠拋到灰堆上去；女人却還捨不

得，又拾來洗得淨淨的，抱牠到懷中喫奶。給牠起的名子，就叫做蝦蟆。

蝦蟆他爺，到城中的舖子裏做手藝去了，只有他娘兒倆在家裏，蝦蟆一天一天地長大起來，雖然不會說話，但從不知道淘氣，常常獨自在院裏跳着爬着地玩，娘的心裏也很知足。

二

蝦蟆大了，娘要爲他完婚。

一天，娘問他說：『蝦蟆呀！你能到城裏去二趟，給你爺送個信兒嗎？』

蝦蟆點了點頭。

這裏距城足有一百里路，蝦蟆的爺每次走時必須兩天才到的，娘

請書房裏的先生寫了封書子（二），又備了三天的行糧：一並包好，裹在蝦蟆的背上。——自然他能够帶了那些東西，因為牠比蟋臥的綿羊都大了，不過牠走得很慢，卦登地跳着像是很吃力的。娘送他走出莊外時已經正午了。娘心裏想：「半天走了還沒半里路，什麼年上能到城裏呢？」於是低聲說道：

「蝦蟆呀！不如咱回家吧？怕你去不了呵。」

蝦蟆搖了搖頭，又擺着爪子示意叫他娘回去，於是她獨自回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蝦蟆他爺正在屋裏算賬，忽然覺得脚面上有個沉重的東西；心裏想：「今日眼皮亂跳，難道是蝦蟆來了嗎？」拿燈一照，呵！果然是蝦蟆又長大了好多，爺拆下他帶來的書子，細細地看了一

回，遂說道：

「很好！就要給你娶親了。你明天先回去，這裏的賬還沒有算清，過三五天清了後，我也就回去。」

蝦蟆點了點頭。

第二天清晨爺早給他做了點飯喫了，又回上了書子，打發他先回去，莊裏的人剛剛喫完早飯的時候，他已到家了。

娘一見她回來，心想他是走乏了。趕忙爲他卸了行李，問道：

「沒到爺那裏去嗎？」

蝦蟆搖了搖頭。

「那末，去來嗎？——好快呵！」

蝦蟆點了點頭。

娘還有些不信，但一翻到他帶着的書子換了封面，便覺得奇怪；又拿去請書房裏的先生一看，才知道果真是蝦蟆他爺寫的。她一面歡喜，一面驚奇。

過了五天，蝦蟆他爺也回來了。

三

新媳婦的家約在五十里以外，是窮人家，並不知道蝦蟆的像貌怎樣；有時一種風聲傳到她娘的耳朵裏，說她女婿長得很醜，但她很坦然地對人說：「只要找個人家，有的喫，有的用就行，管他醜俊做什麼！」時候到了，蝦蟆和新媳婦開始拜天地（三）看的人都掩着嘴嗤嗤地笑，新媳婦倒很和順的，並不見出懊惱的神氣。

拜完天地，賀客們都在坐席。蝦蟆也不論禮表（四），竟然卦登

卦登地跳到正位上，一把一把地掬着喫。看見的人，都偷着咕咕地笑；也有些心兒軟的想到：那麼美好的個女子，竟配了這麼個東西，真真算是命苦！……

到了晚上也沒有來闌房（五）的人；新媳婦把被褥剛剛鋪好要睡時，轉身一看，見炕下立着個很俊美的少年，滿臉笑嘻嘻的。她吃了一驚，問道：

『你是誰？——怎麼在這裏呢？』

少年說：『怎麼？認不得嗎？——方才我就同你在這裏，並沒離開你呵！』

新媳婦向四面一看，不見那個大蝦蟆了。才知道少年就是牠所變的。遂問道：

「方才你怎麼那個樣子？現今倒——」

「那有什麼要緊？我穿着那件珍珠大衫子時就是那樣，一脫去，就成這樣了。」

新媳婦心裏，真歡喜到不可言喻，這一夜便歡歡樂樂地過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少年把「珍珠大衫子」一披又成了那個大蝦蟆了——原來他稱爲「珍珠大衫子」的就是那張蝦蟆皮。

一連五六天，總是這樣地過着：白天是箇啞吧的醜蝦蟆，夜中是箇多情的美少年。

第七天的晚上，蝦蟆已經將他的「珍珠大衫子」脫下了。媳婦拿到手裏，說要看看他到底做得多末玉巧，她裝出好奇的樣子，緊湊着燈火反來覆去地看，忽然她大聲吆喝說：

『哎喲！可了不得了！』

『什末事呢？——』少年問着向前一看，原來「珍球大衫子」上已燒了盃口大的箇窟窿！他於是又溫和又惋惜地說：

『真是可惜得很！以後可穿不成了。』

自此以後無論白天黑夜，蝦蟆便常久是箇美少年了。

註 一，俗稱無後嗣的人，是「老絕戶」；有的漸漸變成綽號。

二，即信札。

三，結婚的儀式。

四，俗稱袷衣的內面爲「裏」外面爲「表」：這裏是以同音字「裏」「混禮」。而與「表」對舉的。

五，鄉俗結婚後第一日的晚上，新郎的友輩，多集到他們的洞房裏，揶揄他們或令新人合作一事以難之：叫做「鬧房」。

不見黃河心不死

呵！「不見黃河心不死。」

大概你也常聽到老人們說這句俗語吧？不過你聽我說，有些人定意要作某一件事，他借用這句話去表示他自己的堅決時，那是錯的。因爲他並不知道這話的來源。

事情說來很長；也是很有意味的。現在就是開頭，須要靜靜地聽着！

x x x

大概是在個又大又熱鬧的城中吧？一家店裏，雇了一個少年的長工，他生得很醜，伙伴們都偷着叫他武太郎，但其實他可是姓楊而且

行六的；過了不久，人們又都叫他楊六郎了。他大概不是城市近處的人，是從遠方漂流到這裏的。

六郎雖然很醜，可是很會彈唱，店裏的人都說，他們從來沒見過唱得那般美雅好聽的！他有一箇琵琶和一枝長笛，都是他進店時帶來的。每到晚上，工作已完，月明人靜的時候，同工的人都請他彈唱，聽得入神；有時他吹起了長笛，就能使人落淚！——這時他們竟然相信他決不是箇尋常的人，總是個什末神仙或妖精一類的；但他平日舉動又很樸實，面貌又很醜陋，時候久了，他們也不敬重他，只常常愛聽着他唱就是了。

店主人的女兒，同娘和妹妹在店的後院裏居住。她生得天仙一般的秀美，十九歲了還未曾許人。她每次聽到前院店裏發出的歌聲，心

便驚奇得跳起來，有說不出的歆慕和歎賞！她想：能唱得這般好聽的人，不知道要生得多末俊美呢！他若是還沒娶親，呵，我若得見他一面……

她白黑地這樣想着，飯量也漸漸減少，終竟有一天病下了。

爺問他是什末病，她說「沒有病」；娘問她怎樣得的。她說「不知道，」但病却是一天厲害一天。

醫生請過了四五個，但每次把藥煎好，女兒都不肯吃；若是一勉強她，她還要大哭起來。娘爺都著急得沒法可想。

女兒病到九死一生了，娘緊緊地哄着，問着，她才照實說了出來，並要求着要見那個會唱的人一面，娘即刻答應了她，又去告訴了女兒的爺。

女兒的爺同六郎商議，要他去見女兒一面救救她一命，六郎一面驚奇，一面羞澀，但心裏却十分願意。也顧不得修飾，即刻隨人來到女兒的鋪房裏。

女兒病了好久，雖然比前瘦了，但這一刻却十分精神，仍然有令人吃驚的美態。娘說：『這不是，——乃楊六哥也來問你好了沒有呢！』她抬頭一看，見炕前立着的人，又黑又難看，於是立時把頭一蒙，假裝睡了！六郎也只得退了出去。

女兒見他那般醜陋，心便立刻寬鬆了，不懷念了；病也一天好一天，直到完全復原，可是自此以後六郎又病下了，一病病了三個多月，現在已病得不像樣子了。——起先他只說是犯了舊有的肚子疼病，直到現在才把實情告訴了店主人。並央求他說：

『只求能再見她一面，便死了，我也甘心！』

店主人去告訴了女兒，並囑咐她去見六郎一面。女兒心裏的話：『他雖然醜，却知道我爲他病過，而且也來救了我的命：不但於我有恩，況他這病也明明是被我引起來的！唉！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了，還吝惜去見他一面！人家也是個人！……』她於是定了主意，要明天去見他一回。

明天午飯後，她梳洗得乾乾淨淨，打扮得齊齊整整，來到六郎的小屋裏，恰巧六郎睡着了，她不好意思叫醒他，便把一隻花鞋丟在他的身旁走了。

六郎一醒，見身旁有一隻極精美的花鞋，知道女兒是方才來過的了。於是嘆口氣說：『唉！偏偏我又睡着了，連再見一面的緣分也沒

有！命裏該着呵！罷！罷！罷！……」他心裏又懊喪又着急，話沒說完便死了。——他也沒有家屬，也沒有親友，店裏的夥計們把他埋在城外的一塊野墓田裏。

大約又過了兩個多月吧？一天日落的時候，有個陰陽先生（二）到這店裏來歇宿。晚飯以後，大家閒談的時候，他忽然說：

「哼！今天見了一件活寶，——可惜沒有人知道牠的！」

店主人說：『什麼呢？』

他說：『唔！活寶！也難叫出個名稱來。……這城的西門外，不遠，不是一大片野墓田嗎？那地的東北角上，有一個不滿百天的新墳——墳裏的人雖然死了，可是他的「心」還沒有死，若是能將那顆心挖來放在個小缸裏，再倒上些兒酒：牠便大聲唱起來，最好的戲子也

不能唱得那末好聽！哼！真是件天下少有的活寶！——只知道那個墳還有主兒沒有。』

店主人聽了，心裏又怪又喜。他說：

『不錯，那個墳裏埋的是這店裏的一個夥計，生時也很會唱的。他是個無家無靠的人。咱們去扒開，也一定無人干涉！』於是他囑咐好衆夥計們，要明日早晨去發掘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剛放亮的時候，他們去的；東方露太陽的時候他們已帶着那件活寶回來了。

店主人照着陰陽先生的話，把那顆心放在一個瓷缸子裏，又倒上了些酒：果然，瓷缸裏便放聲大唱起來，和六郎生時所唱的一點沒有分別！唱了一會，他把瓷缸裏的酒倒出。聲音便立時停止了。店主人

一面暗自歡喜，一面又囑咐夥計們嚴守祕密，不要讓別人知道。只有他每天煩愁時，便照樣叫牠唱起來解悶。

店主人的女兒，一連四五天又聽到了那種美雅的歌聲，心裏想道：「那人已經死去兩個多月了，怎末又聽到這種唱聲呢？恐怕在我病中來看我的，不是那真會唱的。娘和爺故意叫了個醜東西來，斷絕我的懷念吧？對的，大概這還是那真會唱的人在唱，已死的不過是個醜工人罷了！」他這樣想着，越發不好意思再問那唱的到底是誰，有時躡着腳步，到前院去聽一會，但知道那屋裏都是些男人們，終於不得進去。

一天，女兒的爺請幾個相好的朋友來玩，前院又照前唱起來了。女兒一趟一趟地到前院去聽，要候到衆客走散時，窺探出那唱的是誰

來，她躲在窗後聽着，客人都離座告辭了，爺和哥哥們也起身出送，恰巧他們這次沒顧得把瓷缸裏的酒倒出，便都走出門去。女兒見人已走完，聽屋裏還不住地唱，於是悄悄揭開帘門，向裏一看，並不見有什末人。——只聽到桌子上還是不住地唱。『真奇怪！』她這樣猜着，又走近了桌子，向瓷缸裏一看，呀！聲音立時便住下了！……從此以後，無論怎樣擺治，那顆心便不會再唱過。——店主人說牠已經死了。

黃河，便是方才說的那個女子的名字。

註 一，俗稱義塚曰「野墓田」。

二，即堪輿家。

老天娘的故事

一天，老天爺要到一處很遠的地方去辦一件要緊的事，必須三天才能回來。於是他把一切事務都交託給老天娘，請她代理，他又切切地囑咐她說：

『這幾天內，地上人無論請求什麼，你都答應他們吧！』

老天娘笑着，點了點頭。

x
x
x

老天娘離開天宮，駕着雲到各處巡遊；要聽聽地上的人請求些什麼，越過一條大河的時候，忽然聽見一陣聲音：

『老天爺呀！……刮風吧！——刮風俺可行船呵！』

她於是使風吹起來了；一面仍向着別處巡遊，不久又越過一片很大的園林，聽得下面有人叫道：

『老天爺呀！……別刮風了！——再刮，俺那梨就落完了！』

於是老天娘沒有主意了，急忙駕雲回了天宮。

第二天清早，老天娘要再試聽一回，剛出了天宮，便聽着一陣粗老的聲音說：

『老天爺呀！……下雨吧！——下雨俺好種豆子呵！』

她於是使雨大大地下起來了；直到日夕沒有停止，傍晚要回天宮的時候，從一家庭院上越過，聽到一箇女子似的長嘆了一聲，隨後說道：

『老天爺呀！……快晴天吧！——不晴天，俺那薑就爛完了！』

她這次更作難了，急忙回去，第三日便整日沒敢出來。

到了晚上，老天爺從外邊回來了，她把所經過的事一五一十地都告訴了他，彷彿向他訴冤。老天爺却從容不迫地說：

『噫！那有什麼難呢？——』

大風，隨着那江河去，

小小的風兒，穿梨行；

黑夜，下雨種豆子，

白日，晴天晒辣薑。』

於是老天娘很佩服地笑着說：『怪你不早教給俺哪。』

真真是，俗話說得不差：『天娘好做；天爺難當！』呵！

王大傻的故事

一 奇怪的道士

這正是夏天。一羣孩子在村外水池裏洗澡，洗淨了，各人又渾身抹上些黑泥，跳在池岸上狂叫：

『王大傻！』

『王——大傻！』

『王——大——傻——呀！』

離他們不遠，一個挑擔子的走來，他走近時，孩子們都到池裏藏躲；但他並不睬他們，不言不語的走過去了。

他是誰呢？他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孩子，賣豆腐的家裏只有個老

娘，他行動很大方，從來不和人爭吵，人都說他是個傻子。再者，已經到了年紀了，還固執着不要媳婦；又常告訴人說，他常想怎樣才可以做點於人有好處的事；聽的人都嗤笑他，罵他不知自己姓什麼，但是也有人誇獎他，說他從小就有些大人氣的。就如這次孩子們叫着嘲弄他，他也不見怪。

他今日運氣不好。一早就出門，正午才回到村外：一連穿了五六個村莊，連半斤豆腐也沒賣了！走過水池，繞過土地廟，在一處樹蔭裏要放下担子擦一擦汗；有個道士也坐在樹下乘涼，

道士說：『割二百錢豆腐！』

大傻割好遞給他，不一會他吃完了。

『再割二百錢的！』那個道士又說。

大傻又割好遞給他，不一會他又吃完了。

大傻心裏想：『好個飢餓的修行人呵！一定是從遠方來的，——帶着那末大的蒲團……』

道士把嘴一擦，向着大傻說：『可是現在我並沒有錢！……』

大傻想起自己飢餓時肚裏的難過來，遂說道：『沒錢也不要緊，——看你像從遠方來的；是嗎？』

『呵！是呢，可是我還想要些水喝哩。』

『那末走吧，走到俺家去坐坐！——就在這莊的北街裏。』

大傻挑起担子在前邊走着，道士拿了行李在後邊跟着，不久，就到了大傻的家裏，

大傻他娘正煮熟午飯，端了一盤綠豆湯給道士喝；又擺下飯菜給

道士吃，道士又吃了好些；臨走還討了二升豆子，說預備在路上換餅吃。

道士出門走了，但過了一會又回來了。大傻和娘問他莫不是忘了什麼東西嗎，他也不回答，只端端地坐在炕上對他們說：

『不瞞你們：我就是掌管水災的神。上天要淹沒一方的人，一個也不留的！惟有你娘兒倆好，還可以得救，好好地記着：你南鄰財東家門口前的一對石獅子，什麼時候牠的眼裏滴血，就要趕快搬到南山上去住，因為那時天要下大雨，河也要發大水了，那時候，什麼物類也可以救，只有「人」是救不得的！……聽下了沒有？』

大傻跪下說：『聽下了！』

道士又從懷裏摸出一把劍來，遞給大傻說道：『豆腐錢還沒給

你，贈送你這把寶劍吧！」

大傻搖手說：『不敢！那是殺人的東西，我不敢要！』

『不要緊，接下，收拾起來；若善用牠，還要救一個人哩！』

大傻接了劍，磕頭道謝；但一抬頭，道士已不見了。

二 石獅子眼裏滴血了！

大傻到南山上蓋了間小屋，又把粱米預備好，從此也不做豆腐了；只每天三次到南鄰門前去看，南鄰家的婦女，坐在大門口縫衣服的，乘涼的，問他爲什麼天天來看。她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，惹得她們一齊笑了。但他却毫不在意，仍然每天三次去看，這樣又過了整整一個月。

這天南鄰的婦女們都說，大傻已經瘋透了，遂調了些紅顏色，趁

天未明時抹在石獅子的眼睛上，——要試試大傻瓜真要怎樣，大傻瓜起來，又照例到那裏一看，『哦，對了！石獅子眼裏滴血了！』遂急忙跑回家去，把東西用擔子挑上，同着娘上了南山。

睡午覺的時候，天上有手掌大一片雲；日夕的時候，大雨從天上倒了下來……一連七日七夜沒有停歇，娘兒倆從小屋的窗口向外看，只見一片汪洋大海；起先還能望見高屋的脊頂，現在只能望見大樹枝梢。

三 他救了些什麼？

又過了兩天，雨止了，天上陰雲還未散。吃過早飯，大傻瓜走出房門，到山角下來看水。他蹲在水邊，看見一片敗絮似的東西漂過，隨手取上來一看，原來是極大的一個蜂房；外面緊簇着兩個蜂，裏面滿

是蛆蟲。他暫把它放在石上了。又停了一會，水邊漂來一枝枯槁的木柴；大傻又撈到手裏看時，見上邊黏着幾十個螞蟻：遂把木柴也放在石上了。又停了一會，水邊漂來了一個箱子，他撈上來打開一看，裏面有幾件濕透的衣服，和三隻半死不活的鼠子。——大傻遂把蜂子螞蟻一併也放在箱子裏帶回去，牠們都救活了。

下午，雲都散去了，露出很好的太陽來。大傻又到山角下來看水。他看着上流遠遠地漂來一頁大板，上邊像坐着個什麼東西。那板漸漸漂近崖邊，又離開去……又漂近了……最後漂到他面前時，離崖邊不過三四尺遠，他才認清了板上是不滿四五歲的小孩。一見是小孩，他忘了道士囑咐的話了，帶着衣裳跳下水裏去撈，險些兒也被衝去。但至終把小孩救上來了。一出了水，大傻便想起道士的話來，覺

着不得不把他再拋到水裏。但轉念一想：『……不過是個四五歲的小孩子罷了，還有什麼罪惡？……』低頭一看，小孩哇哇地哭着，又可愛，又可憐。他遂決然說道：

『不要緊！管他呢！小孩這樣的事，我或娘，小時也可以遇到的，那時不該被救嗎？不要緊！日後有什麼好歹，我願自己擔當！』他把小孩抱回，養育起來，做自己的兄弟；娘給他起名叫王恩。水漸漸地消退下去。半年以後，地面完全乾了；一年以後，居民也漸漸多起來了。——他們是從遠方遷徙來的。

大傻因為沒有錢回到平地上做豆腐，遂住在山裏，娘兒三個緊手緊腳地過日子。娘在家裏做飯，大傻天天去砍柴，賣錢來糴糧食。又過了幾年，王恩也幫他去砍柴。

這樣又過活了十幾年。

你想大傻是個終生砍柴的嗎？不！最熱鬧的事現在又來了。

四 「我能！」

這天大傻砍好了一大捆柴，扛在肩上正向家走，忽然一陣狂風吹來，上觸天下接地的，十分怕人！他急忙放下柴捆，拿着斧子，蹲在一塊大石旁躲避。狂風更大了，條地半空裏一箇大黑東西挾着個女子飛過。他便把斧子用力擲去……狂風過去了，斧子刃兒上黏着些鮮紅的血；地上還有一路血點。大傻踪跡着血點一直走了二里多路，遇到一個又深又大的山洞。血點到此便沒有了。他看這裏是人跡不到的地方，天又晚了，遂打算回去。一路用山花野草做了多少記號。走到大石旁扛了柴捆，三步當一步地走到家來。

過了幾天到山下的鎮上去賣柴，聽見人紛紛傳說一件奇事，說是有一天下午皇上的女兒閒玩，被一陣大風刮去了。大傻心裏想：『莫非就是那天大黑東西挾着的女子嗎？』又想一想時候又前後相同，就覺得確定無疑了。又走到十定路口，見磚牆上貼着一大張黃紙，許多人圍繞着看。大傻打躬問一個穿長袍的先生說：

『先生！上邊說的是什麼事呢？』

那人看了他一眼，並沒說什末轉身遠去了。大傻又一連問了三人，他們也都絲毫不睬他。最後他又問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先生，老先生很和氣地說：

『那上邊說：公主被風刮去了；有人若尋見了，便讓他做駙馬，還叫他做大官。誰若答應去尋，誰就可以把磚牆上的黃榜揭了。』

大傻聽了，毫不遲疑，把柴束拋在地上不要了，一直擠進人叢去揭了黃榜。

看守榜的人見他冒冒失失地揭了，以爲他是個瘋子；但他細細地說明了那天遇見狂風的事，他們遂把他帶到本縣的衙門裏去。

縣官問他說：『你能去尋——？』

大傻說：『我能！』

『在怎麼樣的地方呢？』

大傻又說了一遍，縣官連連地點頭。

大傻又向縣官要了一架轆轤，七八條井繩，一個大銅鈴，還有那八個壯丁，預備救公主時用。縣官都答應了。於是七八個壯丁拿了傢伙，跟着大傻走上山來。

走到大傻自己的門前，叫大衆在門外少候，進門去告訴娘知道。
娘說：

『噢！孩子呵！可別去「撈月亮掉了海裏淹死」！成了呢，咱也不配享大福，壞了呢，……你看我年紀已經這末大了……』

大傻這時也沒有主意了。但兄弟王恩在旁聽了却說，並不妨事，若他哥哥不去，他也定要去的。

大傻見事情到了這步田地，也無可如何。遂告訴娘說：

『看！二弟年小去了更叫人不放心，還是我去吧！我又已經和縣裏大老爺說了，還有七八個人在門外等着：和人家說話要一句是一句呢！再一想，咱即不盼高盼貴，但皇上的女兒也是一個人呵！——若能救一個人的命，還不盡力去救嗎？怕什末！我還有道士給我的寶劍

哩！」

娘聽了這一番話，遂慨然答應了。又開了箱子，把寶劍遞給大傻。王恩也跟着哥哥，和七八個壯丁一同走進深山。

到了洞口，他們一齊動手架起了轆轤；又把十幾條井繩連結起來纏在轆轤上。井繩的上端，拴着那個大銅鈴，可作兩次信號。第一次是下洞的人已到洞底時將繩連掣數次，上邊的鈴一響，人們便不再放繩了；第二次是表示洞下的人要上來的。

他們安排好，大傻：問『誰下去呢？』沒有一個敢應聲的；他看了王恩，早已嚇得臉上沒有血色了。

大傻把髮辮盤起，挽了挽襖袖，用井繩的下端拴着自己的腰；又拔出寶劍拿在手裏，叫他們用轆轤慢慢地放下……

好久，好久以後，轆轤上的繩子只賸下一遭了，銅鈴才鏗鏘地響起來。他們都說：『好了！到了洞底了！』

五 「我的命就該是你的！」

大傻初到洞底，眼前還黑魘魘的看不見什末，定心了一會，裏邊便明亮些兒了。他拿着劍向裏邊悄悄地走了幾步，聽見有說話的聲音：探頭一看，見一處角落的炕邊坐着一個絕色的美女子，那就是公主；炕上躺着一個大黑東西，頭向裏邊，活像那一天見過的。忽然女子抬頭向外邊一看，大傻便趁機向她打了個招呼。女子向炕上說了聲「小便去——」便到大傻這裏來了。

二人又走遠了些，才低聲說起話來。女子眼中含着淚說：

「請快一點！小妖精都在後邊遊玩。只有大妖精睡在炕上養傷——」

！是那天在路上被一人用斧砍的……」

大傻聽了，什末也不說，脫下腳上的鞋襪，悄悄地走到炕邊；一劍把牠砍成兩段了！——和切塊豆腐一樣。

大妖精死了，公主說，「好了，小妖們都容易辦了。」她囑咐

大傻在一個拐角旁等着，自己到後邊去叫小妖精，說牠們的爺要分東西給牠們吃。小妖精一共是三個，公主先讓最大的去，一到拐角，颯地一劍，倒在地上了，——大傻把牠拉在旁邊。公主又讓次大的去，一到拐角，又颯地一劍，倒在地上了，——大傻又把牠拉到旁邊。最後公主領着最小的走到拐角旁，大傻一手把牠擒住了。小妖精嚇得渾身亂戰，嘴裏吱吱地哭叫，大傻不忍殺牠。但公主說：「我怕呢——」大傻遂一脚把牠踢死了。

公主這時才道謝了大傻，直感激得流出淚來。她說：「你既捨命來救了我的命，我的命就該是你的！我們上去，到皇宮裏，一同享福去吧！」大傻這時彷彿做夢一般；竭力勸慰公主不要哭了，一同來到洞口的下邊。

只有一根繩，兩人不能同時上的；大傻遂請公主先上。這時公主取下頭上的絲帕，裂成兩半。一半自己拿着，一半給大傻，說：「我倆只見這一面，重見時不一定會認識；上去後，一有失錯，就不好了。所以請你把這半幅帕子拿好，千萬不要掉了，好作證驗！」大傻用手接了，藏在懷中。他又把公主用繩繫好，然後把繩連掣數次。上邊銅鈴一響，這是第二次的信號了，上邊的人，便用轆轤拔繩；公主漸漸地上去……

上到洞口，人們小心把她接上去，王恩一見，心裏想到：『這末美的女子，難道讓我哥哥賺去嗎？不行！』於是大聲吆喝說：『計夥們！快向洞裏填土，看妖精再來傷人！不聽的要挨打！』於是他們把洞口外的亂石和土，一齊填到洞中去了！

人們把公主護送到皇宮裏去，王恩假冒了大傻的功預備做駙馬。他到家裏對娘說：『哥哥先下洞被妖精吃了，多虧我才把公主救出來。——不幾天我們就要享大福了。』

娘聽了，一連哭了三天。你道大傻就死在洞中了嗎？不！那豈能！

龍朋友

大傻立在洞口下邊，忽然有土落下來，遂向裏一拐暫時躲避；以

後越落越多，自己說：『壞了！一定是洞口灘毀了！——幸喜公主能够早上去！』他無法可想，只得向洞的後邊走去；要看到底有多末深，忽然走到一處地方，有一條大龍伏在地上，尾巴上有一個大針釘着。他問大龍說：

『我可以給你把針拔出來嗎？』

龍點了點頭。

大傻一把大針拔出，龍在地上打了個滾身，變了個很體面的少年，他向大傻道謝了，又說：

『我是東海龍王的小兒子，在海邊遊玩，被那妖精用魔術捉來的，幸虧你來救了我，我也定要救你出去！』

大傻說：『洞口已經灘毀塞住了！』

「不要緊，今天不是正月二十了嗎？再過十二天，我就能出去了，只要你緊緊抱着我的後身就萬無一失！」

大傻心裏很歡喜。

離他們不遠，有一塊透明的大石頭，少年又告訴他說，舔了那大石可以忍飢；大石旁邊是一個牛眼大的瓷杯，但裏邊的水是永久喝不乾的。大傻同那龍變的少年，吃着喝着，眨眼過了十二天。

「二月二」到了，少年躺在地下，一轉身又成了原來的大龍。

大傻緊抱着牠的尾巴，荒浪地一聲霹靂，把地裂開，來到洞外了。

大傻被震昏了多時，醒過來一看，已不見大龍的影子了。

大傻先到了家，見了娘一面，——娘這才歡喜了，不哭了，——

又一路討着飯進京去上訴。這時皇上正打算把女兒給王恩，但公主因

他沒有絲帕做證驗，不肯跟他。正在爲難的時候，忽聽得又有個人說是他救了公主，所以皇上卽刻旨傳，叫進大傻來審問。

七 「就是這個。」

皇上問大傻說：『救公主的是你嗎？』

他說：『是！』

『有什麼證據沒有？』

大傻說：『有！』一面從懷中掏出半幅絲帕來說：『就是這個。』

皇上命人取來，和公主的半幅一對，簡直一點也不錯，遂就信了。但有一個大官見大傻面貌粗陋，行動也很呆笨，便不信他能救公主。他對皇上說：

『救公主的是以前來報的人，名字叫王恩的。他生得英豪俊美，

才能有些本領。這人一定是假裝的！可以先把他下到獄中，試看真是他救的公主不是。若不是呢，便把他殺了；若真是呢，再放出來也不遲。」

皇上答應了，遂把大傻下到獄裏。大傻這時才知道陷害他的，就是他救過的王恩。

八 最後的勝利

第一天晚上，是用的這種試法，差役把三斗豆和三斗麥攪和勻了交給大傻說：「今夜一夜的工夫，若把這個分成兩處，豆在一處，麥在一處，一粒也不錯，公主便算你救的！」說完便吹滅了屋裏的燈走出去了。

大傻哭了。他想要揀吧！這一夜怎能揀完？不揀吧！却又免不了

一死。於是一邊哭，一邊盡力地揀。不久，來了一羣鼠子，幫他把豆粒含在一旁，留下那麥粒。到天明差役來看，果然豆和麥分得清清楚楚了，一粒也沒有錯！他慌忙報給皇上，皇上說：『奇怪！大概真是他了！』但那個大官還不放出大傻來。

第二天晚上，是用的這種試法：差役把三斗麥和三斗米攪和勻了，交給大傻，說：『今夜一夜的工夫，若把這個分成兩處，麥在一處，米在一處，一粒也不錯，公主便算是你救的！』說完，便吹滅了屋裏的燈走出去了。

大傻覺得更作難了。眼淚一直淌下來，但還是不住地下手揀。不久，來了幾千萬個螞蟻，幫他把麥粒啣在一旁，留下那米粒：到天明差役來看，果然麥和米又分得清清楚楚了，一粒也沒有錯！又慌忙

報給皇上，皇上說：『真奇怪！』一定是他了！放他出來吧！』大傻被放出來了，但大官還要再試一次。

大傻這一晚心裏憂愁極了，不知又要受那一種試驗。夜裏睡了，夢見一個蜂子告訴他說：

『記着！記着！』

明天宮裏要响鑼，

我往公主頭上落！』

大傻一醒，覺得奇怪，便牢牢記下了。

次日上午，大傻被叫進宮院去，那裏有三百多宮女都打扮得一模一樣的，又都用絲帕蒙了頭和臉，公主也混在其中，皇上親自對大傻說：『好了！當她們從你面前走過時，那一個是公主，便把她拉住吧！』

！』於是銅鑼一响，許多美女都成一隊，一個一個地走過大傻面前。大傻記起夜中的夢來，遂留心看着。忽然其中一個走過時，頭上有個蜂子飛繞着她，恰到大傻面前時，蜂子落在她頭上了。於是大傻一把拉住她說：

『這就是公主！』

皇上和在場的人無不驚奇稱讚。皇上問知了他並沒娶過媳婦，遂當面愿他爲駙馬。

晚間，皇上賜給駙馬頂好的筵席，也請大官們來陪坐。喝酒的時候，皇上問駙馬怎麼能一夜揀出豆粒麥粒和怎樣認出公主來的事，駙馬遂把鼠子螞蟻和蜂子的事一一說了，又說他曾在從前大水災的時候，救過牠們，也救過王恩。皇上聽了非常歡喜他，並說明天就要使

他和公主結婚。

次日，皇上入朝，叫了王恩來對他說：

『王恩呵王恩！你就不該叫王恩，倒該叫妄恩呵！蜂，蟻，鼠子，尚知道報恩，但你有恩不報還加以陷害，到這裏來冒功！真是天不容的東西！給我推出去斬了！』

王恩被牽出去，綁在法場上的椿橛上；太陽正午時，便颺地一刀被殺死了。——這時駢馬和公主正拜天地呢！

大傻一聽到王恩死了，痛惜地了不得！想爲他求情也來不及了。

他把娘也搬到京裏。哄騙她說：『二弟已忽然生病死了。』娘彷彿想到一件事情說：

『呵！不錯！不錯！『只有一人』是救不得的！』！』

漿魚店

一個販魚的到海濱去推魚，回家時從一座山下經過，天氣很熱，所推的魚又多，所以他不時停了小車在路旁樹蔭裏休息。這次他剛放下小車子，在一棵大柏樹下一蹲，忽然有個道士從山角下一片竹林裏出來，走到他面前，對他說：

『我知道你今日路過這裏呵！』

他抬頭一看，並不認得那道士是誰，正驚疑間，又見他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來說：『勞你費心——』

他見信的封面上一個字也沒有寫，不知是要他帶到什麼地方和交

給什麼人，只糊糊塗塗地接在手裏。纔要問一問，道士又說：『你歸家時不是路過南丈崖嗎？到那裏時，請你就拍拍那高崖說：

「南丈崖！南丈崖！」

勞山捎得書子來！」

那時自有人來接信……請你費心吧，我還有點急事要辦。』道士說完便回山上去了，販魚的遂小心地把信裝在衣袋裏。

到了郭村，把車子推到村外高原上的一家飯店裏，沒顧得吃飯，便囑咐店主人爲他照料着貨物，自己往離店不遠的南丈崖去。他一路心裏想：『這要送給誰呢？』

是很高很高地一壁陡崖，現在到了；沒有人家，也沒有洞窰，半腰處有幾個紅嘴老鴉，落在一叢荊棘上叫。他呆立了一會，遂拍着崖

壁叫道：

「南丈崖！南丈崖！」

勞山捎得書子來！」

果然「吱咄」地一响，臉前顯出了兩扇小門，大大地開着：一個很清秀的老頭兒立在門邊。

「客人，請裏邊坐！」

他把信交給老頭兒，便跟着他到裏邊的客室裏，那裏還有個年輕的先生，坐在桌旁守着一盤圍棋，像是尚未下完的。老頭兒爲他倒了一杯茶，便與那先生開始圍棋，他坐在他們後邊，無心地看着。他有時抬頭向窗外一看，見院中一棵黃楊樹的葉子，忽然黃了，落了，眨眼又青了……黃了，落了，眨眼又青了……這樣變得很快！他心裏想

：『好奇怪呵！』他有意問一聲，但轉眼一看，他們都頭也不抬地下着棋，彷彿全把他忘了一般。喝完了一杯茶，也沒人繼續來倒，肚裏覺着餓得慌，不知不覺地揀起地上的一個棗核——旁邊還有幾個葦葉，像是他們方才吃粽子吐出來的——放在嘴裏漱嚼了一會，又吐出來了；只覺得非常地甜！又停了一刻，他們圍棋完了，他便趁機告辭。老頭兒並不挽留他，只淡淡地道謝了一句，送他到了門口。

一出小門，又聽得「吱咄」地一聲，身後邊依然只是一壁很高很高的陡崖。

但世界却大大地變了！

販魚的向着郭村的舊址走來，見那裏並沒有什末城牆房屋了，只見是一片大水，水西邊的高處，有幾十家人家，但房舍都是從未見過

的，而且都很破舊了。他心裏想：『莫不是走錯了路嗎？』四外一望，七八里內，又沒有什末城鎮或鄉村，只是一片原野，田裏有着二寸多長的麥苗。他彷彿做夢一般自己說着：『怎末成了冬天的光景了？……』

走到水西邊高處的莊裏，他問到郭村去的路，人們都不知道。最後在向陽的牆角遇見個白頭老媽媽告訴他說：

『那個村子早已被水淹沒了，大水以前我的娘家就是在那村裏住的。』

『那末這是叫個什末地方呢？』

『……「漿魚店」！……據說三百多年前這裏還沒有人家，只有一家開客店的，一天有個賣魚的把一車子魚推到那店裏，有人望見他

鑽到南丈崖裏去了。等一天，不見他回來；又等一天，還不見他回來；一直等到那車子魚都腐爛成水漿了，仍然不見他回來！一時遠近的人，聽得有這樣的奇事，都到店裏去看。大水過後，近處的人，都到這裏來住，遂把村名子也叫做「漿魚店」呢。

販魚的聽了，彷彿夢醒一般，才知道崖中黃楊葉一青一落就是一年哩！

這是一件事實，告訴我這事的人說，他外祖母的祖母，長毛反以前，曾到漿魚店去賣過棉線。

鹿的故事

曹一蓀

這一家子，弟兄倆，家裏很窮，指着打柴養活他們的老娘。可是他弟弟很孝順，他哥哥不孝順。

有一天他弟弟上山打柴去晚了，山上的柴，都被人家打了去。他打不着柴，他娘就沒飯吃；他心裏想：『我沒飯吃，倒還不要緊。俺娘是有了年紀的人，沒飯吃，不要餓壞了嗎？』他想到這裏，急得坐在山坡上哭起來了。

他正哭着的時候，看見從前邊來了一個八角梅花鹿。這個鹿走到他的跟前站住了，牠問他：『大哥你哭甚麼？』

『我今天沒有打着柴，俺娘今天沒有飯吃！我怕把俺餓壞了，我

急哭了！』

『你不用哭了——你伸進手去往我的腔裏拿銀子吧！拿出銀子來以後，你也不用再打柴了，和您娘都有飯吃了。』

他聽說喜的甚麼似的，趕快把手伸到鹿腔裏去，一拿，拿了出來一個大元寶。

鹿在那裏抗着腔等着，牠說：『再拿呀！還有啦！』

他又伸進手去，拿出來了一個。

鹿說：『再拿呀！還有啦！』

他一手拿一個大元寶，望着鹿說：『不要啦，這些够了。』

鹿說：『還有啦，再拿點吧！』

他又伸進手去拿出來了一個。他往外一抽手的時候，又從鹿腔裏

拉出來了十來個。

鹿說：「你把銀子拾到我的身上，我給你送回家裏去吧。」

他把銀子都拾到鹿身上，他在後邊跟着，把銀子送回家去了。

他娘看見喜的甚麼似的，趕快把銀子放在床頭上。

晚上他哥哥回來了，看見床頭上的銀子，當是他弟弟作了賊，問他：「你的銀子在誰家偷的？不說實話，我就上城告着你！」

他說：「銀子不是我偷的——是我今天早上去打柴，去晚了，打不着柴，我怕餓壞了咱娘，我急的坐在山坡上哭了。我正哭着的時候，從前邊來了個八角梅花鹿，牠走到我的跟前站住了：牠問我「大哥！你哭甚麼？」我就告訴他打不着柴，怕餓壞了咱娘。牠就說：「你別哭啦，上我的腔裏拿銀子吧，」我就伸手去拿出來了。」

他聽見他弟弟說完了，他一聲也不響走了。第二天也晚着點去打柴，到了那裏以後，真的人家也都把柴打完了，他就坐在山坡上哭起來了。他正哭着的時候，看見從前邊來了一個八角梅花鹿，走到他的跟前站住了，牠問他：『大哥哥！你哭甚麼？』

『我今天沒有打着柴，怕把俺餓死了！』

鹿說：『你別哭啦，上我的腔裏拿銀子吧！』

他聽說喜的了不得，趕快從腰裏拿出來了一個大布袋，把手伸到鹿腔裏去拿，一拿，拿出來了個大元寶；他又伸進去，拿出來了一個；他一連拿出來了十來個。

鹿說：『够了吧？』

『不够，再拿點！』他又拿出來了十來個。

『够了吧？』

『不够，再拿點！』這時候已經拿了半布袋。

鹿生了氣了，趁着他往腔裏伸手的時候，牠把腔門一縮，挾着他一隻手，滿山滿嶺的跑起來了。

這個時候，正有一個喜鵲在樹上喳喳喳喳的叫。

他望着喜鵲說：

『喜鵲喳喳，

捎信，捎到家；

我一手插到鹿腔裏，

不空不還家不還家。』

這個故事通行于沂水

小貨郎

抗冬

小貨郎是一種遊動的商人，專賣正頭雜貨及農人日常用品；在山東膠東一帶因為交通閉塞，農民要到市鎮去很困難，所以小貨郎的生意很發達。這個故事，也是流行得很普遍。

小貨郎有一天挑着貨物從大朋山上經過，那大朋山雖然不很險惡，却也松柏蔥茂，怪石嵯峨，羊腸小路，崎嶇難走。小貨郎走了一陣，已經疲乏，更兼五月的天氣，烈日當空，小貨郎身上的汗珠雨一般的向下滴。他於是顧不到許多，就找一塊比較潔淨的從地下鑽出來的大青石，把貨担子放在一邊，自己坐在大青石上。打着火，從貨担子裏把煙管拿出來，裝上煙吸着。休息了一會，忽然從西北方起了一

陣狂風，吹的飛沙走石，把小貨郎身上的汗珠，完全攝去，不多時風過去了。小貨郎正着想小便一下就要起身，不料發見了一條灰色小蛇在大青石旁邊，身上受了很重傷痕，被太陽晒得要死；不住的把牠的頭向小貨郎搖動，要求救的樣子；同時又想極力掙扎着向前走，却絲毫走不動。小貨郎一方面小便，一方面呆視着，不覺的起了惻隱之心。他想：『這條小蛇，生得有點奇異，而且很可憐的；我若把他養活着，到長大的時候，再把他送到山上，等到牠成了精，想起我今天救牠的恩義，一定要報答我的。搬金子，送銀子，哈哈！那個時候我就成了富翁了，再用不着牛馬似的作這小本經紀。』他想到此處，立刻把小蛇放在貨櫃子上邊的抽屜內，並且拔了許多的草根作小蛇的被褥。

小貨郎自從養活着灰色小蛇以後，無論到什麼地方賣貨，總把牠放在貨櫃子挑着，給他水喝着米吃着。不覺時光過了三年，小蛇漸漸長大了挑着牠很不便當，就把牠放在家裏一口養魚缸內。小蛇長的煞是快，不到一年，就長得把水缸擠滿了，每天要吃半升米，小貨郎作賣買賺的幾個錢，給牠吃了還不够，於是仍舊把牠送到大大朋山上。

小蛇自回到大朋山以後，見了四五年沒見的天日，氣吹似的長起來，不到二年，囊口來粗。大朋山本來是很禿的，食物很難尋覓，小蛇爲生活上的關係，不得不開始吃人。最初吃人的時候，必須在百步距離以內的人，才能吸着；後來牠的本領大起來，並且能學人說話，凡在離大朋山一二里以內的行人，都要被牠吸去。後來官府曉得了，就懸重賞招募獵戶去撲滅，結果不但沒有撲滅，反被小蛇吃了許多，

有一次縣長幾乎送了性命，從此再沒有人敢在大朋山附近行走。

却說小貨郎自從把小蛇送回大朋山以後，買賣漸漸的虧起本來，後來簡直不能幹了，把家產完全賠上還不够。因為處境不好的原因，又沒有別的事情幹；於是不得不去過那乞丐生活。有一天他走到縣署前的大照壁下，見有許多人圍繞着一張貼在照壁上底告示；他於是也止住了脚步，把頭伸了一伸，模模糊糊看見八個大字，是『招募鄉勇，捉拿毒蛇』。他見有毒蛇兩字，就把身子向人叢中狠命的擠了擠：有幾個小孩被他擠得哭罵起來；他於是看那告示上的幾行小字寫着，

『爲佈告事，據大朋山附近地方人民報告：大朋山有灰色毒蛇一條，二年以來，吸食路人，旅客受其害者，不可勝數；近來該蛇，愈施獸性，飛沙走石，慘無天日，以致

大朋山附近之居民，不得安生。等情據此，似此殘害生靈，目無王法，實屬可惡已極，爲特佈告，仰各界人民知照：凡有自告奮勇能捉拿該毒蛇者，必有重賞，切切此示。」

小貨郎看了一遍，不由的吃一大驚，心想「這個東西可惡極了！我把他養活到這麼大，竟至吃起人來了，好！我去拿這個東西。」於是把告示撕了下來，領着幾個衙役和幾個獵戶，浩浩蕩蕩向大朋山出發。

小蛇早算到牠的主人——小貨郎，今天要來的，所以動也沒有動。小貨郎與衙役獵戶來到大朋山，找到了蛇，小貨郎大喊了一聲道：「你這個畜生，不修身養性，作這慘無天理的事，真辜負我當初救你一場。」

「主人！」小蛇把頭抬起來，眼中不住的流淚說：「我知道你來

的意思了，弄到這個樣子，我也沒有別的話可說。不過我死了以後，官府無論賞你什麼東西都不必要，只把我的頭割下來留着就可以。我的頭是無價之寶，他會變成如鷄卵大；你要什麼有什麼；只要你想着要什麼東西可以連叫三聲寶貝，說我要什麼東西，牠就會來的。千萬，千萬！時間已到，我也不能多說了。」小蛇說話的時候，眼淚雨一般的落下來。

小貨郎把蛇頭割下來之後，果然變成如鷄卵般大；官府無論賞他什麼東西都不要；只把蛇頭拿回家中，果然要什麼東西就來什麼東西。但是那個時候，鄉間的盜賊很多，長毛，土匪，稍微有幾個錢的人就不敢在鄉間住。所以小貨郎雖然有寶貝——蛇頭，却不能多要一些東西存着，只是用一點要一點。

小貨郎家裏沒有別的人，只有一隻大狸貓和一條棕色的大狗。貓狗每天的生活與小郎貨一樣的：山珍海錯，玉米仙丹。一天蛇頭被賊偷去了，他們都沒有東西吃，把小貨郎餓得在床上躺着不哼一聲。大棕色狗餓的在天井裏亂跑，狸貓却暗暗的投降了別人。狗在天井裏繞了幾週，去把狸貓請到他的窩內坐下，對他說：

「貓老弟！我實在餓極了，咱的主人也餓得躺在床上不哼一聲。我們曾受過主人的大恩，現在他遭了這樣事，我們哪能袖手旁觀呢？況且我們也餓得難過。但是我雖然這樣想，却是我的腦筋非常的笨；你素來很聰明，所以把你請來，共同商酌個法子，你看有什麼辦法沒有？」狗說着就哭起來了。

貓，看着狗說得很可憐的樣子，並且自己雖然可以到別的人家去

念念經得一點剩餘食物吃，然而總不知先前吃的山珍海錯那樣美。於是用爪把嘴洗了洗說道：

『不錯，不錯！我也是這樣想；不過我一個人的力量太小。現在狗哥哥既然提出來，我們兩個去找尋蛇頭好吧？』

狗聽了貓說的這一段話，心裏很喜歡，萬沒想到貓今天會如此慷慨（因為普通人都說狗是忠臣，貓是奸臣。）於是把尾搖了搖說：

『承貓老弟幫助很好，但是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找呢？我們曉得被哪一個狠心的偷了去？』

『不要緊，不要緊，待我來算算就知道了。』貓說着把眼睛閉起來，口裏和念咒似的：『子午卯酉在正南，寅辰申亥不見天，辰巳多向震宮去，未戌癸方得相見』。『狗大哥算著了，在東方二十里遠的

陳家莊，我們現在起身，到掌燈的時候就可趕到，你看如何？」

「真是「名不虛傳」，貓老弟！你比諸葛亮還要聰明幾倍罷。好！我們立刻就走，也不必通知主人了。」大棕色狗講完了，就和狸貓出了大門，撲奔陳家莊而去。

却說狸貓與大棕色狗出了大門，風似的走着；約行有十里路的光景，前面橫了一條五丈餘寬的河流，貓乃停住脚步道：「狗哥！又要累你了；前面這條河，你得想個法子。」狗很從容的說：「那算得什麼。來！你伏在我的身上，我把你駝過去；自家弟兄，何必客氣。」於是狗將貓駝過河去，不多時到了陳家莊。此時已近掌燈時分，莊上的人多已用過晚餐，在打麥場上乘涼。矮小的屋子內底燈光，自窗孔中射出，一點一點落在西端的大槐樹上。

『狗大哥！你在這槐樹附近候著，我先進莊去探一探消息，不要發急。』貓和狗已經走到大槐樹下。

『很好，這樣很好！不過處處要勞動你，實在對不起！好在都是爲主人的事。』

『那裏話，我去了。』貓說着就走向打麥場上，去打探消息。

『陳大戶，真走時運，前天在天井裏拾得一個有拳頭大的蛇頭，聽是說一種寶物，要什麼東西，就來什麼東西。』在場上乘涼的一位五十餘歲的農民說。

『那裏是他拾的。這個蛇頭，原來是大朋山小貨郎的，被他偷了來，聽說當日晚上他就叫出兩個女的賠着他。』口含烟管的一位小紳士在旁邊插嘴。

貓聽到這些消息，又跑到莊裏繞了幾個圈子，才回來對着狗說：『狗哥！事情妥了，等到人靜以後，咱兩個就去偷來。』

『是的，你休息休息吧！』狗答應着。

『夜靜了，我們去吧，貓老弟？』狗忽然抬起頭來這樣說。

『好！咱們走。』

『就是這家。狗哥！』你在外面放風，我由牆上跳進去偷。貓對狗說。

貓，跳進牆以後，就躡手躡腳的走到陳大戶的臥室，蛇頭就放在床鋪對過的一個箱子裏邊。貓正在無法可施的時候，那邊來了兩隻灰色老鼠；貓乃大喊了一聲說：『你們兩個那裏走。』老鼠急忙停住腳步戰兢兢的道：『老祖宗，可憐我們老夫妻吧！家中還有十數個女兒

要我夫妻兩個養活啦。』貓乃和氣一點說：『要我饒你也不難，但必須依我一個條件。』老鼠說：『只要不吃我們，什麼條件都可以。』貓說：『沒有別的，你回去把你的兒女領出來，將這個箱子嚙一個碗口大的窟窿。』老鼠聽了，急忙回去領了一羣老鼠來；不多時，把窟窿嚙成了。貓試了一試道：『好，你去吧！』貓乃將蛇頭拖出來，到了門外對狗說：『狗哥！到手了，天快半夜，咱們回去吧！』狗子點了點頭就與貓一塊兒回來了。

不多時，貓狗回到了牠的主人——小貨郎底門外，東方已經放亮了。狗對貓說：『貓老弟！你先進去對主人說說，可千萬不要忘記了我在門外。』『豈有此理！』貓說着就啣了蛇頭從陰道進去了。狗在外面等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到底沒來開門；心裏就急了，用頭去撞

門。撞了一陣，只聽得小貨郎詈罵着走了出來，把門一開，張着那油光光的嘴說：「你這東西，還有臉撞門，一點事情不能幹。狸貓尙且能把蛇頭找回來，你這東西只會吃。」說着一腳踢過來。狗受了這個冤枉，真是「啞子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來」，只暗暗地懷恨貓不給他分辯。後來狗就失了寵，無論吃什麼，都在落後。有一天不知爲了什麼問題，狗把貓吃掉，同時又把蛇頭摔碎，自己也撞死在天井裏。小貨郎又恢復以前的乞丐生活了。

老婆婆與獼猴

許多年以前，在一個深山野嶼，住着一位老婆婆；她也沒有兒子，也沒有女兒，只獨自一個人，種了一畝田的紅蘿蔔。

一天，山上來了許多獼猴，將一畝田蘿蔔全拔了去，只剩下又細又小的三個。

她將三個小蘿蔔移種在自己的院子裏，心想收些子，明年再種畝田蘿蔔。

獼猴吃完了搶來的蘿蔔，還想來搶院子中的三個，急得她坐在門口，只是號啕大哭。

一個賣蓆的走過，問道：

「老婆婆！你爲什麼哭？」

她仰起頭咽了咽眼淚說：

「你做買賣的老叔叔！你不知道偕山上的獼猴多厲害呵；他們拔去我一畝田蘿蔔，還要來搶我留得做種的三個小的呵。」

他解了三張蓆向她說：

「老婆婆！我送你三張蓆，你把這攤在樓梯上，那種『阿三』自會怕的。」

說着走了。

她想起這草蓆沒有什麼用，又是號啕大哭。

忽然走過賣雞蛋的，問道：

「老婆婆！你爲啥傷心，這般的大哭？莫不是走了你的『拷背肉』」

嗎？」

她抬起頭說：

「老叔叔！我沒有兒女更沒有孫子寶貝肉；我的哭，只是爛眼睛這種東西欺人太狠呵；我一田蘿蔔全被他們拔去，他們還要來搶我想做種的三個呵。」

他聽了立刻拾了許多雞蛋送她說：

「老婆婆！你不要哭；請你把這放在灶床裏，那種眼睛爛的小東西，不僅教他眼睛爛，而且教他眼睛瞎；老婆婆！你這般年紀，可不要再傷心呵。」

說着挑着担走了。

她想起這雞蛋不是大炮的子彈兒，沒有什麼用；而且天色快暗下

來，寂寂的深山中，只是一個人，更沒有跟她做伴的一隻烏鴉兒；于是急得她更傷心的大哭。

暮色中，匆匆的走過一個搖貨郎，他歎了担問道：

「老婆婆！這般的天氣，你爲什麼這般的哭。」

她說道：

「我爲得獼猴哭的呵，他們不僅拔去我一畝田蘿蔔，今夜還要來搶留做種的三個；要不給他們，他們說要喫我的心肝和骨肉。」

他給了她許多縫針說：

「老婆婆！你可不要再哭了；這裏是許多縫針，請你編在蚊帳裏吧。」

說着匆匆的去了。

她想哭也無益，獼猴來終要來的；看看天已墨黑，就將東西安排好，上床睡覺了。

當半夜的時候，一羣獼猴嘰嘰喳喳的來了，只聽得有三四個獼猴說：

「屋子裏這樣黑，讓我往灶床裏覓火去。」

他們拿着紙撚向火吹噓，那種放着的雞蛋被火一熱，個個如爆竹一般爆裂起來，活活的將三四個獼猴的眼睛爆瞎，連動彈也不能動彈，只是孜孜的亂叫。

其他的『阿三』，聽見聲音知道會黨的人受虧了，憤怒得了不得；一摸摸着樓梯，知道這可惱的老太婆睡在樓上，個個三腳兩步跑上樓去；誰知樓梯上攤着席，第一個一腳站不住，骨碌篤篤的滾下來，一

碰碰在別的身上；於是你碰我，我撞你，像山坡上一堆毛芋頭一般的滾下來；有的跌碎腦壳死了，有的跌得昏頭昏腦，動彈不得。

還有兩三個火燒屁股，他們慢慢的爬上樓去，一摸摸着眠床，大家惡狠狠的跑上去揭蚊帳，但是銳利的縫針，又將他們個個戳倒了。

82

497131

